



师兄去哪儿

那谁家那只曜 著

中

BROTHER
WHERE TO GO?

喜欢你终究是我一个人的事，
而你……

万万不可对我动半分真心。

集齐三个逆徒的

神秘师父究竟是谁

兄弟情，灭门恨，层层交织

后宫暗藏汹涌，朝堂危机四伏

昔年竹马远征归来，一纸婚约再起波澜。

身世，因果，冤冤相报

储位之争愈演愈烈，阴谋陷害接踵而来

暴风已至，山雨欲来……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· 014034461

I247.57

3320

V2

去哪儿

中

BROTHER

WHERE TO GO?

那谁家那只曜

著



I247.57

3320

V2



北航

C1714724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 · 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开



第二十五章

落花有意流水无情

BROTHER

WHERE TO GO?

辛夷真是越来越觉得……雍鸣雁和沐方锦这两人之间基情满满，也不知道他那大师兄雍公子究竟有木有龙阳之癖，晓不晓得自家师弟这份心意哟。

沐方锦的面色僵硬得很，望了望刚刚脆生生地叫他二师兄的辛夷，似乎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“哦……原来……竟还有这种事。”

“这不会有错的。”雍鸣雁解释道，“那日我去找师父，刚好就是在辛夷的卦摊前逮着他的。师父为了躲我，顺道收了这么个徒弟。”他顺势指了指辛夷，“这事我可以作保，骗不了你。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“不过，你与辛夷是如何认识的？”

沐方锦回头看了看他那凭空冒出来的小师妹，无奈道：“我与她不过就是算卦结识的，难不成还能与这厮有什么其他牵扯？”

“……难不成她就是你说的那个……”雍鸣雁似乎悟到了什么，转头见沐方锦朝他使了个眼色，也就没有继续将话说完，只是轻轻地点点头，含笑道：“敢情是这样。”

辛夷见她那两个师兄来来回回地打着哑谜，虽不明，但觉厉。随后她见尴尬，也就直接嘿嘿一笑，接着雍鸣雁的话头继续道：“那看来我们三个人还真是有缘分呢！嘿嘿嘿……”沐方锦和雍鸣雁一同回过回头来，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望了她一眼，辛夷这才稍有收敛，将剩下的嘿嘿咽回肚子里。

“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咱们进屋去。”沐方锦好歹是这里的主人，见几人都说话了，只能由他打破尴尬，“鸣雁，我们许久不见，是该好好叙叙旧……”他见雍

鸣雁没准备继续遵守重轩大伯留下的规矩，也就干脆以名相称。而后他转头看看辛夷，“罢，今日你舟车劳顿也辛苦，也随我们一同进屋坐吧。”

这话听起来好像让她进屋坐坐是多大恩赏似的！有没有搞错，同门师兄妹，差距为何就这么大啊？！

“差点忘记问了，”雍鸣雁见沐方锦如此说，也就转过头问道：“你将辛夷带来究竟是为何？”

“当时也没料到如此。”他无奈地答，“不过单单想将她弄到京城里来，就暂且与她签了契，叫她来我府里做管家。可谁承想你说她是咱们的师妹……”

雍鸣雁笑道：“看你这回怎么好意思使唤人家。”雁哥哥的心肠一直都是很好的，医者仁心这话不虚。一瞬间就让辛夷有一种推翻三座大山的畅快感，可她刚刚抬头望向雍鸣雁，与他将将对了个感激的眼神，顺便眉目传情之际，沐方锦却放慢了脚步，挡在了他们二人中间。

却见那沐坏人回头，淡淡地朝辛夷的方向望了一眼，眸中带笑，而后朝雍鸣雁道：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可是给了银子的，又签了契约，总不能让我中途毁约不是？”他说着，又毫不客气地指指辛夷，“对于这厮，想让她吐出点银子可是比登天还难，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吧？”见雍鸣雁沉默，“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总不会让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吧？”

论诡辩，雍鸣雁那么憨厚老实的人是怎么都说不过那油嘴滑舌的沐方锦的，最终他回头看看辛夷，眼中透着抱歉的神色，大概意思就是：对不住，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

这西府并不大，甚至没有沐方锦在冀州的那宅子宽敞，几人进了正厅随即落座。相比之下，雍鸣雁虽然比沐方锦小一些，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，论起这会疼人，可比二师兄那厮强上百倍了。见她好像净受沐方锦的欺负，也就将她拉到自己旁边坐下。

“半天光说我了……我还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呢。”辛夷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，见他们二人还没有开聊，急忙问道：“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入门的呀，按理说不都应当是师兄的年纪比较年长吗？”

沐方锦与雍鸣雁互望了一眼，“话虽如此，可鸣雁着实比我小了三岁。”

“比你小三岁，我也是你师兄。”他毫不客气地说道，而后与辛夷解释道：“我三四岁的时候就跟着师父，至于他嘛，从师的时候已经将近十岁了……”他说到这儿，微微一顿，而后笑道：“这就是我与你说的，我师弟入门晚，不能与我一起学医的道理。”

虽然说单个雍鸣雁和她谁都敌不过沐方锦那厮，但大师兄心肠好，至少算是比较疼她的，这样一来二去，反而与她促成同盟，一起打击报复沐方锦。

沐方锦倒也只是笑笑，端起茶来啜了一口，“师兄，别光说我了，一会儿我叫人将灵芝送到你那儿，你看看成色如何，数量够不够。”

“北荣山的紫芝上佳，不用瞧也知道不错。”雍鸣雁淡淡道，“我也不与你客气，留下一些够你半年的药剂，剩下的我都收走了。”

沐方锦耸耸肩，“那是自然，你是医者，这东西还是你用得着。”

……噢，原来灵芝不是送上司的，而是送师兄的？……她的脑海里瞬间YY出一幅图景，沐方锦手持一捧打着漂亮包装好像花束一样的灵芝，单膝点地递给雍鸣雁……

……简直不能更好了！

“这一趟还顺利吗？”

被问到的二师兄下意识地望了望一旁的小师妹，“托辛夷的福，至少活着回来了。”

“啊？那个……沐公子，跟我不用这么客气！”她忙摆手。

对于故意听不出好赖话的辛夷，沐方锦也诚然拿她没辙，“也是巧了，我正是找的她当向导。”

“……那你还能回来真是万幸。”雍鸣雁如此品评道。

啊喂！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！

她瞪了一眼沐方锦，朝雍鸣雁道：“大师兄，其实我这次与二师兄进山，也是顺便带了礼物给你的！”她说着一伸手向沐方锦道：“还不快把我准备给大师兄的野山参拿出来！”

“什么？我不是都给你钱将野山参买下了吗？！”沐方锦斜了她一眼，“要送也该是以我的名义送才对。”

“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，这人参算是咱们一起送给大师兄的吧！如何？”辛夷回头刚想招呼旺财叫他带野山参取来的时候，却见旺财此时已经站在了门口，面有瑟瑟，“旺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沐方锦听闻也回头看去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公子，原主子来了，要见您呢。”

他听到这，下意识叹了口气，“……她来做什么，告诉她，乖乖回家去。”

“相公！你回到家来连个面儿都不露就跑到这儿来了，可让妾身好找！”沐方锦话还未落，门口已经站着一个妙龄女子，将旺财挤到一边了。那女子约同辛夷相

仿的年纪，瓜子脸，一双秀长眉，一袭翠蓝色撒金通袖袄，身段窈窕，肤白如新剥鲜菱，仪态万方。

这是沐方锦的小妾？长得……还挺标致的嘛！

辛夷好奇地打量面前的俏娘子，暗想她和沐方锦站在一块，还真是一对璧人。

“真是没规矩。”沐方锦看了看她，“怎么还迫来这儿了？我看是母亲将你宠坏了。”

“相公回去，玉遥再回去！”原玉遥此时也要起了小性子，愣是坐在一旁不肯走了。

沐方锦一见她如此，无奈地叹气道：“我与师兄说会儿话，你若再胡闹，我当真弃了你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相——公——”原玉遥抓起他的手臂，轻轻地摇着，“人家都好久没见到相公了嘛！”她见沐方锦面色不爽，回头又见了雍鸣雁，“雍公子，你就让相公先回家去嘛……要不……”她眸子一转，嘴角挂上狡黠的笑容，“要不我就与冬儿说你来京城了，这就让她来找你。”

“哎……”雍鸣雁脸上的神色忽然慌张起来，“千万别，我好不容易才在京城歇息两日，可万万别叫她知道了。”

原玉遥窃笑一声，回头却又见辛夷痴痴地望着她，不免脸上神色一变，转头朝沐方锦问道：“相公，这位……又是谁？”

“她吗？”沐方锦叹气道，“她是我新请来的管家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也望了望神游天外的小师妹，道：“辛夷，这是你原主子。”

一听如此，辛夷立马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“原主子您好！”她想，头回见到沐方锦的媳妇儿，总要给人家留个好点的印象才行，所以她上前一步，朝她九十度大鞠躬，“那什么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卓辛夷，今年十六岁，身高体重暂时不知道，血型是AB型。家里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弟弟叫甘松、半夏，妹妹叫佩兰、紫珠。我是大哥，上面无父无母，以前的职业是算命先生，现在的职业是在沐府当差，我的兴趣爱好是吃、睡和银子，特长是给人算命！”

“……”原玉遥愣了愣，然后望向沐方锦道：“相公……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话可真多……”

这算是被嫌弃了吗？算吗算吗！

辛夷委屈地看着面前的原玉遥道：“原主子……这、这是我的自我介绍……”

原玉遥淡淡地点点头，“我除了记住你叫卓辛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听懂。”说到这里，还转过头望向沐方锦，一脸疑惑，“相公，您怎么弄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

的人回来？”

“玉遥你也觉得她很奇怪吧！”
“……我说你们夫唱妇随的够了啊！什么叫奇奇怪怪的！老子哪里奇奇怪怪了！哪里！”沐公子您忘记了吗，这可是在下服务的一贯特色，您不就为了这才将我冀州‘买’来的吗？”她毫不客气地回嘴道。

可说到“买来”的时候，雍鸣雁的脸色突然不知为何沉了沉。而原玉遥的小嘴也噘了起来，大概听了顶嘴不大高兴呢。

沐方锦讪讪地看着辛夷，倒是笑着点点头，“倒也是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便吩咐道：“我要与师兄说几句话，你就先带着玉遥回东府。”

听到这，原玉遥不干了，“相公！妾身才刚来，怎么就撵着人家走呀！妾身不依——不依嘛！”说着，又抓着沐方锦的袖口，撒娇地扯着。

“别闹。”沐方锦的眼神都没有落在她身上，反而在雍鸣雁和辛夷的面上游移，然后同辛夷使了个眼色。

她心领神会，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沐方锦身边去，“沐公子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快帮我把她弄走，弄回东府去。”

“嘿嘿，公子被这么个美人儿缠着，怎么会觉着烦？”她故意笑话他，“这不对呀，男人不都喜欢美妾傍身，这会儿怎么就不乐意啦？”

沐方锦直了直身子，朝辛夷的方向靠靠，板着脸回答：“重点是我不光嫌她烦，其实你们两个都很烦。”见辛夷的眼神瞬间犀利了起来，沐方锦突然勾起嘴角笑笑，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又忘了，我可是有龙阳之癖的。”

“可您也说过，您不只喜欢男人呀。”辛夷反诘，“怎么，难不成面前这位如此清秀靓丽也不合沐公子的口味？”

见沐方锦撇着嘴缓缓摇头，辛夷下意识地瞟了眼雍鸣雁的方向，兀自点点头，近乎自语道：“我想我大概懂你的口味了。”

沐方锦跟着她看了看雍鸣雁，却将大师兄看得心里有些发毛，感觉十分不自在。他转回头朝辛夷道：“我想你大概会错意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辛夷朝他竖了个拇指，“我懂的，雍神医那才是真的人见人爱，公子您有福了。”

“……你到底在想什么呢……”当着原玉遥，他也不好和辛夷大声吵，只能稍稍抬了声音，“别瞎猜了，你先把她带回东府去，以后我会与你仔细说的。”

见沐方锦如此急慌慌的，辛夷也堆起笑容，猥琐地将嘴角一勾，“您就瞧好吧。”然后回头就朝原玉遥说道：“原主子，那个，咱们公子说嫌你在这儿太烦，

让我赶紧送你回去。”

“……”此时，沐方锦头痛扶额，雍鸣雁叹了口气，将头转到别处不忍再看。而玉遥姑娘一听这话，整张脸的表情都凝固住了，然后扁扁嘴巴，吸了吸鼻子，转头嘤嘤嘤地就朝外跑。

“哎？哎，原主子您等等——”辛夷见状，连忙追着原玉遥跑出去，本想回给沐方锦一个“看吧，老子就是这么尿性”的嘚瑟眼神，结果只瞧见他用手指撑着额头，甚是苦恼的模样。辛夷反思一下自己的做法好像也未有什么不妥，也就心安理得地追原主子去了。

辛夷追着跑出门去，却见原玉遥已经嘤嘤嘤地上了马车，嘤嘤嘤地招呼着车夫要走。她赶忙快跑几步，招呼着车夫先将马车停一停，这才钻了进去，而后吩咐车夫掌车回东府。

而马车里，玉遥依旧嘤嘤嘤地躲在角落里抹眼泪，抬眼见辛夷上车，赶忙拧过身子遮掩道：“好生无礼！你……你上来做什么，区区一个随从，不是应该在马车下面跟着走的吗？！哪有……哪有与我共处一车的道理！”

哎，好像也是哦？

辛夷尴尬道：“那个……我就是上来看看您上车了没有，沐公子说让我送您回去，在下这不是保护您的安全吗，我这就下去，这就下去！”说着，讪讪地转过身，刚要出去，一回头正巧撞上她含着泪却好奇打量自己的眸子。

“看什么呀！还不快走！”原玉遥用力将马车底板踏得直响，语调也哼着哭音。

她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您可别哭啦，一会儿眼睛哭肿了，若被人见到，不知要说是沐公子欺负的，还是……还是在下欺负的呢。”说着，递给她一个猥琐的笑容，趁着原小夫人还没有发飙，赶忙跳下马车去跟车走路了。

马车在小巷当中穿行，虽然没有见到真正的商业街是什么样子的，不过想想这里是京城，应当是繁华异常。

嗯，皇城根底下，繁华嘛，然后有钱人多，当官的多，富二代多，官二代也多。正所谓的钱多人傻速来……呃，不，她的意思是，若是能在这儿开个算命的铺子，一定能有不小的客源。算一次少则几两银子，多则十几两、几十两！啧啧……想想就觉得不赖。

可惜呀，自己这么草草地就以十五两银子将自己卖了，当真是便宜了沐方锦那浑蛋。

东西府的距离并不远，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见马车停了，又有侍女赶过来迎

接，辛夷赶忙将帘子一掀，待原主子下车落了地，她也跟着进了宅。东府的面积怕是比冀州的宅子更大些，和西府比起来更加古朴和陈旧，在砖瓦雕栏间，记述着上一代的辉煌。

跟着原主子绕过影壁，穿中廊，过曲径，走了好一会儿，这时原玉遥才回过头来，“你总跟着我做什么？”

“……原主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今日新来的……”辛夷尴尬地说，“我不跟着你……怕是要走丢迷路了。”

原玉遥此时已经将泪水拭净了，回头讪讪地横她一眼，“你不是在相公面前挺机灵的？不晓得路自可去问，为何非要跟着我？……要不，你干脆回西府跟着相公去好了。”

“这小的可不敢。”她忙赔笑道，“原主子有所不知……刚刚沐公子哪里只是嫌您烦，他连我都烦。”

“你还说！”她用手中的帕子抽了她一下，“你再说！谁烦！谁烦！”其实她觉得最烦人的是沐方锦。

辛夷躲了两下，看这原玉遥那么喜欢她家相公，就没好说真话，只得认怂，“我烦，是我烦！”

“哼，这还差不多。”她听到这句，心里平衡了不少，“说来你到底是如何被相公看中的？你说你是冀州人？”

“哎呀，这您可是问着了。”她一提到老本行就来了精神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不瞒您说，在下先前是神算先生出身，沐公子正是觉得我算得极准，想着再去冀州不知等到何时，这才干脆将我带来京城的！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原玉遥分明是不肯信的，“什么神算，不会是神棍吧？”“怎么会！不信您去问问沐公子啊。”辛夷故意吸引着她的兴趣，“怎样，闲来无事，不如我就先给原主子算上一算？”

辛夷从她眼神看出，原玉遥稍有动心了。似乎也是深闺女子实在无聊，正巧来个算命的还是自家家仆，不是外人，能解个签逗乐子倒也无妨。“那……那你算命需要什么？”

“只要我的签筒和解签书足矣。”“那好……那速速去取来，我在后花园凉亭等你。”辛夷立马答应，赶忙去取了这两样东西。赶去花园凉亭的时候，见玉遥正坐在那儿等着，见辛夷来了，赶忙起身招她过来。

辛夷煞有介事地咳了一声，然后摸摸下巴上如今根本就不存在的胡子，“不知

这位夫人，您想问什么呀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说，脸上不经意间红了红，“我想问姻缘，与我家相公的姻缘！”

奇怪了，既然已经嫁给了沐方锦，怎么还会问姻缘？还是和沐方锦的姻缘？这有点说不通啊。沐方锦有三房妾室，虽是妾室也想争个先后的。这个时代的女人不都是母凭子贵，有了儿子不就有了话语权？但……她却不问子嗣六甲？

难道就算是原玉遥这样漂亮的妹子也不受宠吗？还是说……他们根本就没有……

辛夷面上一阵尴尬，赶忙将签筒递给了她，“原主子，您先掣根签，我来为您解。”

原玉遥水葱似的玉指点在算签上，犹豫了一会儿才抽出一根，“就、就这根吧！”

辛夷将算签接过，打眼一瞧，第四十签——下下。

打开解签书，匆匆翻到，上面写着——休恋上林春富贵，顿觉迷途起怨嗟；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花。

不用多说，一听这最后两句，原玉遥的脸色瞬间就不好看起来了，“这……这签……”

“哎呀……这个……”遇到下下签，一般来讲其实辛夷是十分期待的。人家有了问题抽到下下签，那她不是更有由头骗钱了吗？可重点在于面前这位玉遥妹子不同，本就是不给钱的想要算个舒心，可没想到，竟越算越窝火了。

眼见玉遥妹子脸色越来越阴越来越阴，小嘴都噘了起来，“你……你说，这签的意思……是、是不是他不喜欢我？”

辛夷虽然有几分同情她，但还是十分有职业操守的。见玉遥这么问了，轻声地叹了口气，“唉！姑娘……不，夫人，您何不看点开呢。”辛夷说着，同时语重心长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这世上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，常言道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这根草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……”原玉遥的脸色更难看了，“我可是相公的人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、难不成是在催我转配他人吗？！这话……当真、当真是大逆不道！”

辛夷这才意识到自己嘴快，忘记原玉遥就是沐方锦的妾室，本就已经成过婚了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不不不，小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既然沐公子他本身不大喜欢你对吧……所以咱们也不理他了……啊，不对，那个……”辛夷到最后自己也说不通了，“不对呀，原主子我倒是奇怪了，沐公子若是不喜欢你，

他怎么会欢迎你进门的？”

原玉遥低下头去，赌着气讪讪地抬眼瞟了瞟她，“哼，我为何要跟你说这些！”

“可是，咱们不把话说明白了，就找不到问题所在了呀亲！”辛夷摊手，“您看，您喜欢沐公子对吧，喜欢他就想跟他在一起对吧……可是现在你们都在一起了，他还不喜欢你，你不懂得自己找找原因吗亲？”她猛然一拍桌，差点把原玉遥吓了一跳。

“……我……我怎么知道嘛！”她说到这，越发委屈起来，“我怎么知道到底是哪里惹他不痛快了，他成日里很少与我们姐妹几个在一起，从一开始相公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。我们好容易才将他盼回来了，可没想到……他……”原玉遥说到这里，眼圈红了红，怕是要掉下眼泪来了。

你们？难道这三个妾室里面，竟没有一个人受宠吗？

辛夷先前听旺财说的，说是这些姬妾都是买来的贫民家的姑娘，从小养在府里长大的，那……沐方锦这走了又回来有什么典故？哦，对，想想雍鸣雁还是他师兄，难不成……这走了是去跟着重轩大伯学艺去了？“难道说……他对你们几人都没有兴趣？”

原玉遥回忆了一番，摇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我去，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媳妇还没感觉……沐方锦那厮不会真是……吧！

“那……他一走是多久？”

原主子想了想，“我也是听文姐姐说的，说……是九岁的时候就被个什么山人收走了……然后相公十九岁时在老爷病故的时候才回来，整整十年呢。”

“是甫阳山人？”

“嗯……好像是。”她一听，不免惊讶道：“先生，您连这都知道？”

废话，自然知道，因为那是我师父！

不过自此看来沐方锦和雍鸣雁之间的感情应当很好……这都算得上是发小了吧。怪不得俩人一见面那么亲。

她叹了口气，摇头，“难办喽，您看这签上说的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沐公子这心里呀，怕是真的没有你喽。”

“可是先生，您刚刚不也说了吗，我把事情都讲清楚，您不就能帮我吗？”

“原主子，您别激动。虽说旁的事我能帮上点忙，能逢凶化吉之类，可您也知道，这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缘分更是天定的，这事儿，怕是强求也强求不来啊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！您……您就帮我出出主意！出出主意嘛！”原玉遥一把抓住她的袖口，“先生，您一定有办法让相公喜欢我的对吧！我才不信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呢！”

看着原玉遥楚楚可怜的神情，辛夷也不得不对她产生了一丝怜悯。就算是妾又怎样，不是一样想得到丈夫的青睞？

得到丈夫的喜爱，其实小计策有很多。辛夷并不是个心冷的人，总觉得提点她一二倒也未尝不可。她想到这刚要开口，可脑子里却突然钻出沐方锦的样子来，他那双眸子含着笑意，不住地盯着自己。

“我喜欢男人不假，但是你怎么知道……我就只喜欢男人呢？”想起沐方锦的话，辛夷突然轻抽了口气，胸口像是被什么压住了，如何也喘息不得。

他望着自己的眼神，他对着自己的微笑，还有伸来的手，直至初见时他那道藏在黑暗中并不分明的身影。

她突然不想说了。她分明知道如何帮助原玉遥，或许能得到沐方锦的怜爱，可辛夷每每要说，心中总是万分的不爽快。

这感觉不知缘何而起，辛夷舒了口气，仔细想想，又望望原玉遥的神色，突然释然了。

你想让我帮你呀，可是诚意呢。辛夷见那妹子依旧是一脸懵懂的模样，怕是学不会贺公子将银子一步送到位的犀利，不免哀叹这未来的生意若是总遇上这样的主儿，真真是难做了。不过也好，既然没有什么表示，她怎么能随便做这种赔钱买卖？故而她叹了口气，这才道：“可是……夫人，您总不能让在下逆天意而行吧？”她摊手无奈道。

原玉遥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“你是说……这根本就无法可解？你不是号称神算的吗，怎连这种事情都解释不明白！”

辛夷也换上顽劣的笑，“可是这命就是命，夫人您既然与沐公子命中无缘，自然是怎么强求也都求不来的。”

“怎……怎么能这么说……”原玉遥见她如此评判，干脆把手伸向签筒，“那……那这根不算！我们重新再来算一次！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辛夷赶在她的指尖碰到算签的前一刻将签筒收回怀里，“哎，原主子，咱们一行有一行的规矩，这一事一时只能算同一根签，再掣可就不准了。”

“什么？我才不信那些鬼道理呢！你快些将签筒放下，我要再掣一根！刚刚那个不算！不算！”

她哪里肯听这些，绕开凉亭里的石桌撒腿就跑，“原主子！这真不能再算了！算来算去只会越算越不准的！”

“我才不与你费口舌，你快让我再抽一根。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，我不信！不信！”原玉遥吵着，便要去抓她，辛夷三躲两闪地总叫她不能如愿。

辛夷干脆抱着东西匆忙跑路，一边跑一边对她说：“原主子，您就从了命吧！你们命相看来真真是不合啊！”

一听这丧气话，原玉遥在后头更是穷追不舍，“你回来！你给我回来说清楚！你站住，站住！”

辛夷心说等到被你捉到站住了，还不得将整筒的签都揪出来看看哪个是上上，直到算满意了为止？去你的！老子不陪你玩了。“原主子，您莫要追啦，在下可真是不给您再算啦！”

“不许不算！！你站住……”原玉遥提着裙子，拔腿便追。

于是随后的沐家东府，整个院子里就传来两种声音，一个是“你给我站住”，另一个是“来追我呀，来追我呀”。自然，辛夷的无节操是小，声音太大扰了民是真。原玉遥跟着她跑了一会儿就没了力气，只能半走半颠儿地跟在后头，辛夷还时而回头看看，露出得意的窃笑。正当辛夷得意忘形之际，身旁一间屋子的门突然开了，同时伴随着一声语音沉厚的呵斥：“你们在胡闹什么！还不快停下！”

辛夷被吓了一跳，立马刹住步子，朝那边一看，却见一个约莫五六十岁的妇人正立在门口。身着檀色锦缎常服，头发已经花白，脸上也依稀爬上了皱纹。可眼睛依旧是明亮亮的，不怒自威。

……不，重点是刚刚吼的那句话……这老太太显然是真怒了呀。

还未等辛夷开口辩解两句，身后的原玉遥就先气喘吁吁地朝着老妇人跑了过去，一边跑，一边还带着哭腔告状：“老夫人……”

老夫人？敢情这位是沐方锦的娘？怪不得看起来就带着股老谋深算的劲儿。辛夷感觉自己的处境显然更加不好了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，抬腿后撤了一步、两步……到第三步的时候，早将她的动作尽收眼底的老妇人终于再度高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辛夷只能怯怯地将最后半步撤了回来，乖乖地点头哈腰，“老夫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

第二十六章 进击的少女心

BROTHER

WHERE TO GO?

此时原玉遥拽着老夫人的手，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跟着老妇人一起站着的，还有一个约莫二十岁的姑娘，一身淡蓝色褙子，桃腮杏面，虽然不及原玉遥那般俏丽脱俗，可也算是个美人儿。

见几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辛夷的脸色不好看起来，这蓝衣女子说不准也是沐方锦的小妾。辛夷只得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估计自己这次是摊上事儿了……摊上大事儿了，自是连个大气都不敢喘。

老夫人爱抚了玉遥几下作为安慰，而后抬起头瞟了瞟辛夷，朝原玉遥道：“这小子惹了玉遥不高兴？”

“正是他，正是他！”原玉遥指着辛夷，愤愤地说：“正是他信口胡诌说我与相公是什么‘落花有意流水无情’的疯话，我说要好好整治他，他反而要跑！老夫人您说……您说玉遥委不委屈？本来玉遥与相公的情分好好的，非要被这厮搅和！”

沐老夫人摆摆手示意玉遥不必再说，转而将视线投向辛夷，“你是谁？怎么进来沐府的？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今日就将你送去报官！”

“我——”

“他？老夫人，他是个没规矩的家丁。”原玉遥抢着气愤地道，“是相公从冀州带来的，今儿个头一天来就这等没规矩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事呢！”原玉遥添油加醋地说，如今可是找到靠山了。

看得出老夫人对玉遥是十分宠溺的，就算这样没规矩的插话，最终也只看了她

一眼便不了了之。而后将目光投向辛夷的时候，眼神已然犀利了不少，“玉遥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”

辛夷见了赶忙低头哈腰，一副讨好的嘴脸，“老夫人老夫人，刚刚原主子的话确实有几分真的。在下是被沐公子从冀州带来的不假，今日第一日到府上也不假，只是……只是在下先前是算命先生，在冀州也是口碑极好的，今日是原主子闲来无事想要测算一番。至于那‘落花有意流水无情’不过是解签之语罢了，并不干在下的事情。”

“我不管你先前是做什么的。”老夫人望着她，“至少见了老身都不晓得下跪参见，就足知你这家丁当真是不懂规矩。”

原来这个年代的人也这么爱跪着？

辛夷以前也没遇见什么人需要她跪拜参见的，自然不知其中奥妙，如今经这老夫人一提醒，赶忙跪在地上，叩拜道：“老夫人，在下真是不懂规矩，该罚！该罚！”

“我瞧你也确实该罚。”老夫人用手中的拐杖重重地砸了两下地面，“刚刚就听你们吵吵嚷嚷、疯疯癫癫，玉遥是主子，你是仆从，不能劝诫主子，反而引她与你一同胡闹！我们沐家可不能这样随便放任的！你今天既然是头一日来沐府，看来也没人教过你这些……那就由老身亲自教教你沐府的规矩。”

辛夷一听，心里不免慌了，她料想若是这时争辩，反而会让这沐老夫人更加恼火。便只能跪伏着身子，连看都不看她，只期待万一挨板子，莫要给她打成个生活不能自理，那岂不是亏大了……

而那老夫人虽然威严，可最终也只朝辛夷冷冷道了句：“你就在这儿给我好好跪着思过，没我的令不得起来。”而后就带着那蓝衣女子和原玉遥一并进屋了。

这惩罚可不算重了。辛夷觉得这沐家老夫人虽要保持家长的威严，毕竟这个家里她儿子沐方锦仍是一家之主，自己是他从冀州千里迢迢带过来的，自然也得给儿子留几分薄面。

想到这里，她不免乐观了起来，心里盘算着估计顶多跪上一个小时，等到老太的气儿消了，玉遥妹子面子过了就能放她起来。

但这一次辛夷的估计实在是有些不小的偏差，她这一跪，竟然足足跪了一个下午。

玉遥和那蓝衣女郎不出一会儿就先后从屋子里出来去了别处，原玉遥见她跪着，顺便从她身边路过，然后又顺便不屑地哼了一声给她听才舍得走掉。

而辛夷就这么一直跪在砖石路面上，一开始只感觉到石板坚硬，双腿膝盖钝

疼。雨已经停了好一会儿，可砖石上依旧潮湿得很，跪在上面久了，只感觉那阴寒的凉气直朝骨头缝里钻。跪着跪着，辛夷倒觉得膝盖最后酸疼得好似快要没有了知觉。

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这罚跪竟还不如直接打她几板子……至少后者还痛快点，不像如今好似钝刀慢割，真是折磨死人。

跪到最后，辛夷自己也不知是跪了多久，只感觉本来阴沉的天色变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，才意会兴许此时已经是暮色时分。

随着天色渐暗，冷风飏飏地吹得更紧，纵使是夏日里也有凉得过分的时候。辛夷抬头看看，阴云密布，如果不巧的话，兴许一会儿怕是要下雨。

正当辛夷思量一会儿若真下了雨，自己在这儿跪着浇成落汤鸡该是如何惨相时，身后突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越走越急越走越急，然后停在自己身边。她直起身子抬头看看，正对上沐方锦那阴郁的脸。

“卓辛夷，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我就不在这一下午，你怎么得罪了这么多人？你倒是厉害啊，第一天来沐府，就给我弄得鸡飞狗跳的？”

她见状，赔笑了声，“什么鸡飞狗跳的，公子言重了，不过就是个热闹嘛。”

“少与我嬉皮笑脸的，我听旺财说你竟惹恼了母亲大人？到底因为什么叫她如此罚你？”

“还说呢，不过是我惹了你家玉遥夫人，她跑去你娘那里告状……然后……”她指指自己跪在地上的腿，“我就这样了。”她一脸无辜地说。

沐方锦的眼神十分复杂，而后……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辛夷抬头看着沐方锦阴郁如天气的脸色，也有几分无奈，“沐公子，您该不会是也想罚我吧？我真的没有欺负你家玉遥妹子……再说你不是大略都听旺财说了吗？”

“我是听旺财说了，不过你今日倒是怪得很，怎么寻常给我们算命的时候，都是各式好词往上招呼，偏偏到她那儿就什么‘落花有意流水无情’？我瞧她听了这话，这样找你麻烦还都算轻的！”

她周身一抖，“那……那公子意下如何啊？”

沐方锦弯下腰来，用食指重重戳了戳她的额头，“直接打死，肉剁成馅儿包包子去。”

“……您怎么还惦记着用我的肉做馅儿。”她躲了躲，“打死什么的太暴力了，我记得你是很风雅的人来着，总说这种话不太符合沐公子您的人设。”